



〔苏联〕尤·兹连斯基著

光辉的生活

GUANGHUI DE SHENGHUO

(苏联)尤·茲班納茨基著

光 輝 的 生 活

严 繼 中 译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Ю. ЗВАНЦКИЙ
ПОЗДРАВЬТЕ МЕНЯ, ДРУЗЬЯ!

根據蘇俄“青年近衛軍”出版社
1957 年勒·巴特俄譯本轉譯

光輝的生活

(原名“祝賀我吧，朋友們!”)

[蘇聯]尤·茲班納茨基著 勒·巴特俄譯

嚴維中譯

★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○·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號

江蘇省新华書店發行 江蘇新华印刷廠印刷

★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/716 字數 145,000

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6,900

內 容 介 紹

苏联两个乡村女学生——妮娜和凡拉——中学毕业后都没有考上高等学校。妮娜一心只想升学，不愿留在乡間，說說被录取了，投奔城市，結果一事无成。凡拉在乡村，得到共青团的帮助，把研究学习和生产劳动結合在一起，在区党委的支持下，敢說敢做，破除当地不能种玉米的陈規，反对某些干部违反科学的做法。結果，由于她的革命干劲和严谨科学方法，终于获得空前的成績，成为先进模范，并由区委介紹她去繼續深造。

本书通过这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指出了青年选择的两条不同的道路和两种不同的結果，对我国青年有很大的现实教育意义。

目 录

心头的欢乐.....	1
并非一帆风顺.....	33
刺丛.....	55
秋天.....	82
漫长的日子.....	112
在基辅.....	140
我们播种玉米啦.....	172
我播种播得早.....	200
考试.....	220

心头的欢乐

村庄落到后面了。

我們跑得真快，仿佛心都要跳出来了，連气也接不上来。我們不約而同地停下来，回过头去望着后面。是的，即使走遍全世界，只怕也找不到象我們这样美丽的村庄！瞧，它就座落在那一片枝叶繁茂的多年老橡树和白皮樺树之間的高崗上，周围全都是菜园，村庄从小崗上徐徐伸展到浓密的矮树丛边，这一带就是最炎热的日子，也是舒适凉爽的，并且在許多小小的水塘里，还隐藏着滿池令人神往的带点黄色的綠水。村后豁然展开一片集体农庄广闊的牧場。牧場在許多草地狹窄的溪流和圓圓的深水小湖遮掩下，悄悄地一直延伸到捷斯納河岸。在那儿，它成为一片白色的河沙，然后沒入柔潤清涼的捷斯納河中。

我們喘着气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睜大眼睛望着家乡。它簡直令人看不厌，爱不够。我和妮娜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十七年，可是这一切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似的。我們站着的地方好象新近被春水浸淹过，齐拉老爷爷就是在那边那条小河里，放下他那巧妙的捕魚用具和簍子，来捕捉滑溜的小泥鰍和凶猛的梭魚。現在那条狹窄小径的两旁，长着又高又密的青草。蓬勃灿烂的野花象夏夜的星星，在草丛中到处閃耀着。那是柳兰花

深紅色的小星星，小河边娇嫩的天蓝色燕子花，还有蓝眼的野苣荬和黄颜色枝叶茂密的毛蕊花。花上嗡嗡地响着野蜂的乐队和忙忙碌碌的蜜蜂的大合唱，这些蜜蜂也是我们集体农庄养蜂人齐拉爷爷的。

我们倾听着这声音。这时我们已经不望着村庄，不望着那繁花掩映的牧场——我们的眼睛正注视着无边无际的蔚蓝色天空。头和肩膀给象夏日般熾热的阳光晒得发烫。牧场上宽阔的湖泊向我们送来阵阵凉意。那湖已经离此不远了——只要钻进稠密的柳林，穿过绿荫如盖的丛林就到了。我们加快脚步奔去。已经跑了不下一公里。大约再跑三百公尺——就到湖畔了。那儿是我们的游泳场。

忽然我们头上有种飒飒的响声，这是抖动翅膀的声音。原来河鸥偷偷地从后面飞来，唱着嘹亮的歌，在空中盘旋。

“喂，再冲一回！”妮娜说。“赶上去吧！”说着她已经在狭窄的小径上飞奔，只见白色的纱短衫和晒黑的小腿肚在浓密的翠绿丛中时隐时现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大声学着海鸥的叫声随在妮娜背后跑去，我的声音响彻牧场。

我们来到了小河边。茂密的藤蔓，杂乱错综的黑莓，还有齐拉爷爷所筑的小坝隐隐约约刚好露在草尖外。只有早春时节才能越过这条坝，现在，在杂草丛生的地方已经踏出了一条小径。污泥几乎浸到我的膝盖，妮娜差点儿给我绊倒了。

“凡拉，你疯了！”她叫道。我们望着自己泥污的双足，笑了好半天。

“就这样去参加毕业晚会才好哩。大家对这双脏靴子

都会惊奇的！”

“哎哟，我的腿酸痛！”妮娜埋怨道。“赶快跑到湖边去吧。”

我们在多枝的老橡树底下穿过。在它的阴影下很凉爽，而且感到一种有益于健康的气息。我感到一阵心酸。我一下子还不明白这是惜别的惆悵。我非常爱这些橡树。从童年起这些橡树就深深地印在我心中。我曾经在这儿牧过猪。那些猪总是贪馋地把成熟的橡果吃个痛快，我就拾那黄铜色有弹性的树叶，把它聚在一起穿在嫩枝上。这是拾给母亲的，以便把面包搁在叶子上放入烤炉中去烤。落叶在脚下窸窣作响，我用脚把它拨开，嘴里唱着感伤的歌曲。虽然我并不喜欢这种歌，但是这个时候记起来的却只有这些。每年夏天——从早春起，那时牧场上的水已经退落，橡树最后一个吐出它那淡绿中又带点玫瑰色的嫩叶，一直到晚秋——我常常到这儿来。象跟人们交朋友一样，我跟橡树交上了朋友。

现在，跟这些橡树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。谁知道，也许这是永别呢。诚然，我可以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到这里来。但是，我的朋友刚刚开始披上嫩叶的时候，我是看不到的了；秋天，这些象毛茸茸的熊一般的大橡树准备冬眠时，我也不能拨弄那瑟瑟作响的满地落叶了。

我渐渐跑得慢了。泪水涌向眼中。心里是这样沉重，仿佛我马上就要跟我最可爱、最亲密的什么东西永远分离一般。

妮娜追过了我。她那洁白的纱短衫不时在树木间闪过，一会儿就在丛林中消失不见了。

“凡拉!”她在叫我。

我忘記了一切,尽快地跑去。橡树落到后面了,我眼前重新展开一片无穷无尽辽阔的天地,远处就是捷斯納河的沙岸。湖离此很近,就在枝叶繁茂的树丛和幼小的白楊林后边。湖水蓝得和天空一色,而且正如天空一般,湖中央銀光閃閃地伸展着一片宛似飞船的浮云一动不动。小小的河鷗在湖上忙碌地飞着,叫着。湖水是那样平静,好象凝固了似的,因此在远处航行的小艇,看来不象在航行,宛似在冰上滑行一般。尖叶的香蒲向对岸傾斜着,凝望着湖水,它那长长的天鹅絨般褐色的穗状花沉重地往下低垂着。

妮娜呆立在岸上。她那高高的、匀称的身材,衬着蓝色的湖水,似乎更加匀称了,但是她那泥污的双脚,却使她显得非常滑稽。妮娜向我轉过身子来,我一眼就看出她正在生气。

妮娜什么时候发脾气,我知道得很清楚。我們在学校里一起学习有十年了,我們坐在一张課桌上,結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。每逢妮娜生气,我总觉得我有点什么过错。我往往不明白是什么事情使她发怒,甚至有些怕她生气。现在我想,一定是由于我跑得慢,掉在她后面,因而使她生气了,不过,我們本来不是在作体育比賽嘛。倘若我觉得有点伤感的话,难道我就没有权利跑得慢些嗎?可是我根本不想跟妮娜吵架。我总是默默地忍受这位朋友的一切責难,尽量不給她火上加油,那是妮娜忍受不了的。

“我追你不上,”我說。

“噓,噓……”妮娜把指头按在她那半张着嘴喘气的玫瑰

色嘴唇上。

我踮着脚走到她跟前。她向我指指矮树丛。我立刻明白，一定是我們的游泳場上发生什么神秘的事情了。果然，我在白綉球树丛底下看見了誰的衣服。还可以听到湖里有人在用鼻孔噴气和拍水的声音。

“凡拉，”妮娜威严地說，“我們馬上應該給侵略我們游泳場的人看看顏色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同意道，虽然我沒有一点刚强的性格。

我簡直失望了。我跟妮娜花了一个来钟点，好不容易来到湖边，来到我們常来的地方，然而鬼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会想起在这儿游泳。必須把他撵走。这是我們多年来心爱的游泳場，并且我們再也沒有什么地方去找新的場所了。

“喂，那边是什么人？”妮娜大声喊道。“爬上岸来吧。”

我們走到水边，湖中央的水面上露出来一个黑头发的脑袋。这可是誰呢？

“您是跟我說話嗎？”陌生的声音应道。

“当然，正是跟你說話，”妮娜肯定地說。

我們以为，在那儿游泳的是我們村里的一个孩子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陌生人問道。

“你好象不知道这儿的湖岸是我們的，”妮娜恼怒地說。我只覺得奇怪，她竟能够如此克制自己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游泳的人回答。

“那么你应该知道才行。請你爬上岸来吧，年輕人。我們沒有時間跟你噏苏。”

小伙子一声不响地向岸边游来。

离湖岸约十公尺的整片水面上，密密麻麻地复盖着匪徒的绿叶，以及它那白色的和黄色的花朵。要游过这些障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就连著名的游泳家也不敢大胆尝试。我们的游泳场是湖上最好的一块地方——这儿是一片不大的沙地通向湖面上没有障碍的地方。小伙子迅速地游近沙滩，在水中站起身来。湖水一直浸到他的肩头。他用晒黑的双手把头发擦到脸后去，大胆地向我们瞧了瞧。

我简直羞得要死。我们根本不认识他。我想跑开，想到树丛中的什么地方去躲起来，但是我一动也没动，因为妮娜站在我前边呢。她眯起眼睛望着陌生人，那副神气使得那人终于受不住而垂下了眼皮。他慢慢地从水里走出来。

“您闯进了别人的地方了，”妮娜狡猾地眯着眼睛说。“您难道不知道有句俗语：‘不知深浅切勿涉水’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小伙子茫无所措地回答。他一把抓起自己的衣服，眼皮也不抬一抬便钻进树丛里去了。不一会，他穿好了衣服，从那儿走出来，因为刚游过水脸色发红，还带着不安的样子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抱歉地望着我们，又说了一遍。

“不必客气，”妮娜漫不经心地恶声恶气回答了一句，便去解衣服。

我几乎要钻到地下去，幸好青年人很快就离开了湖边。

等他走远了，妮娜快乐地扮着鬼脸，笑起来：

“瞧，我们把侵略的人战胜了吧？”

“妮娜，你怎么能这样？”我惊讶地问道。

妮娜不再发笑了。

“哎，凡拉，”她叹了一口气说。“你还是个孩子呢……”

“可是这是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呀。”

“那就更好了，”妮娜微微扬起她的黑眉毛。“我们跟他第一次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”

她迅速地走入深及膝盖的水中，狡猾地眯起眼睛，回头向我望了一眼，说：

“倒是个漂亮小伙子，凡拉。”

妮娜猛地潜入水中，用手脚拍起水来，湖面激起喷泉似的洁白的水花，本来宁静的湖水，立刻响起了嘩啦嘩啦欢乐的激荡声。

我笑起来了，也跟着奔入水中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！我还没有跨进门槛，妈妈就赶上来责怪我了，仿佛给我浑身泼了盆冷水一般。

“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喊也喊不应。”

“我跟妮娜去游泳的。天气热。”

“你玩够了吧。”妈妈不满意地埋怨道。“孩子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自己拿得定主意呢？人家在等你，你却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此刻我才发现那个等着我的人。叶芙伦比雅嬷嬷象只枭鸟一样，气虎虎地坐在那儿。她住在一个小镇上，认为自己是全区最好的女裁缝。她老是吹嘘她在城里有做不完的活儿，可

是自己却跑遍各村，給人縫些要做的衣物。今天伦芭嬌嬌（我和妮娜都这样称呼她）是来替我縫制一条喇叭筒黑洋緞裙子的。

我們全体女生决定在毕业晚会上一律穿白色的紗短衫和黑裙子。可是我不想穿这身衣服；我有一件心爱的白地上有紅点子的連衣裙，最好是穿这一件。但是媽媽……我的媽媽是这样一个人：她决不落后于任何人。她从妮娜那儿把一切都打听明白了，就把伦芭嬌嬌找了来。当时我没有及时回来試衣服。

“赶快过去吧，比一比尺寸！”

我默默地走到伦芭嬌嬌跟前。伦芭嬌嬌一面象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，一面在小屋里窺起来。

試衣服的一段时间誰也沒說一句話。伦芭嬌嬌的嘴里至少含着十枚大头針，鼻孔哧哧呼呼的响着；媽媽呢，始終沒有把那双入了迷的眼睛离开我身上。

“多可爱，簡直是个美人儿！”她把手一拍說道。她眼里含着泪。我一时甚至不明白这是因为我的緣故。

伦芭嬌嬌的怒气漸漸消退了，她圓睜着眼睛望望我，笑了笑。她在應該打折子的地方，全用大头針別起来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滿意地打量着我。

“嘿，崗妮亚，”她轉臉对媽媽說，“好象菜园里的野草一样，姑娘們长得真快。大嬌呀，我不久就要替你做結婚礼服了吧？”

衣服試好了。伦芭嬌嬌很快地开始用針綫縫制，媽媽这

时来指派我了。

“好啦！提水去吧，你得洗洗头才行。”

我不知道人家是怎样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要我洗头，我宁愿没有头。

“我不是在小河里洗过了么。”

但是应该了解媽媽——她永远是什么也不相信的。

她抓住我的头发——将我一把拉到她身边。

“这算洗过了吗？头发里尽是水草。还有脖子！你见过姑娘家有这种脖子的，——倒象有一年没洗了！”

母亲把手一拍。好吧，你试试去理解母亲们的意思吧。我是昨天或者前天才洗的脖子和头，今天在湖上我清洗脖子大约半小时，甚至用细砂子擦，可是她见了我的脖子还吃惊。

毫无办法。我只好又洗头，又洗后脑勺和脖子。母亲在屋里奔来跑去，伦芭嬷嬷一边做着针线，一边不停地噜苏。

“已经打定主意学哪一门了吗？”这话，她问过有十遍了。

我一声不响，装做耳朵给肥皂泡塞住的样子。

“她懂得很多，”媽媽唠唠叨叨地说。“有妮娜替她出主意，她呀，象头小牛。我说让她去当教员，——这项工作说起来好听，清高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”伦芭赞同道。“教员的工资也不坏。做两个月针线还挣不到那么些哩。”

“不行哟，我看她欢喜我的那份工作——照顾没犄角的畜生。”

我无论如何也不了解我的母亲。她在猪舍里工作，而且

非常爱她干的那份活儿。可是只要一想到我也会到猪舍去工作，她就觉得仿佛誰会偷偷地把她的工作顶了去似的。好象我会把世上的猪子全都招死。

“那么去学医也可以，”伦芭继续说。“我有一个侄女儿，从十年制学校刚一毕业，就也去学当医生。就在基輔城里考試。只是有什么妨碍了她——沒考取。那可是个聪明的姑娘呀，象这样伶俐的人，世界上怕还没有哩。”

“你瞧吧——伶俐的人都沒考上，何况我那个，简直是头牛，”母亲叹着气说。

“当真，她才蠢靜哩，”伦芭继续往下说，“要是换个人早就慌了，柳特卡可不这样。她耽擱了一年，改学当工程师。結果您猜怎么着——这姑娘本来可以考取的，唉，就是最后一堂考試沒通过。主考人問她的問題真是五花八門。后来柳特卡說，連主考人自己都不知道問她的是什么……她想当工程师又落空了。”

也不知是因为肥皂，也不知是因为伦芭說的話，我觉得十分恶心。我想跑出屋子去，但是毫无办法——必須洗头。

“今年她正打算去学当农艺师。虽然农艺师的工作不象医生那样干净细致，总归是一份不錯的差事。結果，您猜怎么着，她結識了一个什么中尉，飛行員。嘿，不錯，沒什麼可說的——小伙子滿漂亮。她出嫁了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就是她的全部农艺学！喏，他們过得不錯，挺好。”

伦芭齙齙用牙一磨，咬断了綫头，喘着粗气。

“拿去吧，姑娘，做好啦！你可以穿上了。晚上你准比

什么人都漂亮。你会一再感谢叶芙伦比雅嬷嬷的。”

最后，直至太阳沉到树林后边去了，才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伦芭嬷嬷充分发表了許多高見后，起身回家去了；媽媽也到猪舍去了。應該去接那些从牧場回来的猪。她准备直接从那儿去参加我們的毕业晚会。

家里只剩下了我孤单单的一个人。我又把新裙子和紗短衫試穿了一次。美极了！簡直难以相信这就是我。仿佛是另外一个姑娘，眉宇間流露出喜色，圓圓的脸庞，对了鏡子轉来轉去。如果再把这条玫瑰色的緞带結在辮子上，脚上再穿上透空的长統袜和新皮鞋，这样到湖岸上去的話，那就不至于难为情了。“为什么要到湖岸上去呢？”我忽然自問自。“因为从脚上一直到膝盖都沾滿了污泥，这样站在陌生小伙子面前，活象一个傻瓜”。想到这儿，我的脸不知为什么紅起来了，我很生气。“嘿，干嗎要为一双肮脏的脚脸紅呢？妮娜不也是滿脚污泥嗎？况且他并没望着我，他是望着妮娜的。总之我非常須要……”

我走出了屋子。才开的西番蓮、芬芳的玫瑰、天蓝色的飞燕草——快乐地欢迎我。我手里拿着一把剪刀，把它藏在身后。要在我的花園里剪下第一批花朵，我真覺得可惜。这都是我今年才种下的。但是我和妮娜必須帶着美丽的花束去参加晚会。

玫瑰生气了，刺痛了我的手，我赶紧把它剪下。所有的花朵都被我相繼剪了下来，只留下了花蕾——那是要过一两天才开的。一会儿我手里就抱了滿滿一束花，可是我的花園却

象含着譴責的目光，郁郁不樂地望着我。

妮娜宛如輕盈的蝴蝶一般飛進我們院裏來。她穿着一件異常柔軟、雪白的紗短衫，簡直是渾身發亮。那黑裙子還簌簌地響着，猶如絲織的小翅膀。她頭髮上結着綬帶，那一對和平時一樣帶點狡猾的褐色眼珠喜洋洋地含着笑。我這個女朋友一來，不知怎的——一下子帶來了節日歡樂的氣氛。太陽已經西下，我却好像覺得重又陽光四射一般。

“凡拉，”妮娜還沒跨進門檻便喊道，“你給我挑好了最漂亮的玫瑰花嗎？”

我早已揀好了兩朵玫瑰——留給我和妮娜頭上戴的——另外放在一邊。

“這就是你的玫瑰。”

妮娜把美麗的玫瑰花插在頭上，這一來，她本身也猶如一朵剛開的玫瑰了。

“啊呀，凡拉！”妮娜喋喋不休地說。“你可不知道我心頭的歡樂到什么程度……”

“心頭的歡樂”。我非常喜歡這句話。它恰好說明了我和妮娜，也可以說我們全體女同學當時的心情。瞧，妮娜這人！她一句話就能表達的意思，哪怕打死我，我也說不出來。

“你可知道我們要到哪儿去學習？”妮娜變得嚴肅起來，留神注視着我。

媽媽管我叫小牛，一點兒不錯。要上哪儿去學習，我當真不知道，我根本沒想到這個問題。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妮娜身上——她上哪儿，我也上哪儿。沒有她，我就完蛋了。